

第十回

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

话说陈桓公之庶子名跃，系蔡姬所出，蔡侯封人之甥也。因陈、蔡之兵一同伐郑，陈国是大夫伯爰诸为将，蔡国是蔡侯之弟蔡季为将。蔡季向伯爰诸私问陈事，伯爰诸曰：“新君佗虽然篡立，然人心不服，又性好田猎，每每微服从禽于郊外，不恤国政，将来国中必然有变。”蔡季曰：“何不讨其罪而戮之？”伯爰诸曰：“心非不欲，恨力不逮耳。”及周王兵败，三国之师各回本国。蔡季将伯爰诸所言，奏闻蔡侯。蔡侯曰：“太子免既死，次当吾甥即位。佗乃篡弑之贼，岂容久窃富贵耶？”蔡季奏曰：“佗好猎，俟其出可袭而弑也。”蔡侯以为然，乃密遣蔡季率兵车百乘待于界口，只等逆佗出猎便往袭之。

蔡季遣谍打探，回报：“陈君三日前出猎，见屯界口。”蔡季曰：“吾计成矣。”乃将车马分为十队，都扮作猎人模样一路打围前去，正遇陈君队中射倒一鹿，蔡季驰车夺之。陈君怒，轻身来擒蔡季。季回车便走，陈君招引车徒赶来。只听得金锣一声响亮，十队猎人一齐上前，将陈君拿住。蔡季大叫道：“吾非别人，乃蔡侯亲弟蔡季是也。因汝国逆佗弑君，奉吾兄之命，来此讨贼，止诛一人，余俱不问。”众人俱拜伏于地，蔡季一一抚慰，言：“故君之子跃是我蔡侯外甥，今扶立为君何如？”众人齐声答曰：“如此甚合公心，某等情愿前导。”蔡季将逆佗即时枭首，悬头于车上长驱入陈。在先跟随陈君出猎的一班人众为之开路，表明蔡人讨贼立君之意。于是市井不惊，百姓欢呼载道。蔡季至陈，命以逆佗之首，祭于陈桓公之庙，拥立公子跃为君，是为厉公，此周桓王十四年之事也。公子佗篡位才一年零六个月，为此须臾富贵，甘受万载恶名，岂不愚哉。有诗为证：

弑君指望千年贵，淫猎谁知一旦诛。

若是凶人无显戮，乱臣贼子定纷如。

陈自公子跃即位，与蔡甚睦，数年无事。这段话缴过不提。

且说南方之国曰楚，半姓，子爵。出自颡顼帝孙重黎，为高辛氏火正之官，能光融天下，命曰祝融。重黎死，其弟吴回嗣为祝融。生子陆终，娶鬼方国君之女，得孕怀十一年，开左胁，生下三子，又开右胁，复生下三子。长曰樊，己姓，封于卫墟，为夏伯，汤伐桀，灭之。次曰参胡，董姓，封于韩墟，周时为胡国，后灭于楚。三曰彭祖，彭姓，封于韩墟，为商伯，商末始亡。四曰会人，妘姓，封于郑墟。五曰安，曹姓，封于邾墟。六曰季连，半姓，乃季连之苗裔。有名鬻熊者，博学有道，周文王、武王俱师之。后世以熊为氏。成王时，举文武勤劳之后，得鬻熊之曾孙熊绎，封于荆蛮，胙以子男之田，都于丹阳。五传至熊渠，甚得江汉间民和，僭号称王。周厉王暴虐，熊渠畏其侵伐，去王号不敢称。又八传至于熊仪，是为若敖。又再传至熊眀，是为蚡冒。蚡冒卒，其弟熊通，弑蚡冒之子而自立。

熊通强暴好战，有僭号称王之志，见诸侯戴周，朝聘不绝，以此犹怀观望。及周桓王兵败于郑，熊通益无忌惮，僭谋遂决。令尹斗伯比进曰：“楚去王号已久，今欲复称，恐骇观听，必先以威力制服诸侯方可。”熊通曰：“其道如何？”伯比对曰：“汉东之国，惟随为大。君姑以兵临随，而遣使求成焉。随服，则汉淮诸国，无不顺矣。”熊通从之，乃亲率大军，屯于瑕，遣大夫蘧章，求成于随。随有一贤臣，名曰季梁，又有一谀臣，名曰少师。随侯喜谀而疏贤，所以少师有宠。及楚使至随，随侯召二臣问之。季梁奏曰：“楚强随弱，今来求成，其心不可测也。姑外为应承，而内修备御，方保无虞。”少师曰：“臣请奉成约，往探楚军。”随侯乃使少师至瑕，与楚结盟。斗伯比闻少师将至，奏熊通曰：“臣闻少师乃浅近之徒，以谀得宠。今奉使来此探吾虚实，宜藏其壮锐，以老弱示之，彼将轻我，其气必骄，骄必怠，然后我可以得志。”大夫熊率比曰：“季梁在彼，何益于事？”伯比曰：“非为今日，吾以图其后也。”熊通从其计。少师入楚营，左右瞻视，见戈甲朽敝，人或老或弱，不堪战斗，遂有矜高之色，谓熊通曰：“吾两国各守疆宇，不识上国之求成何意？”熊通谬应曰：“敝邑连年荒歉，百姓疲羸，诚恐小国合党为梗，故欲与上国约为兄弟，为唇齿之援耳。”少师对曰：“汉东小国，皆敝邑号令所及，君不必虑也。”熊通遂与少师结盟。少师行后，熊通传令班师。

少师还见随侯，述楚军羸弱之状：“幸而得盟，即刻班师，其惧我甚矣。愿假臣偏师追袭之，纵不能悉俘以归，亦可掠取其半，使楚今后不敢正眼视随。”随侯以为然。方欲起师，季梁闻之，趋入谏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楚自若

敖、蚡冒以来，世修其政，冯陵江汉，积有岁年。熊通弑侄而自立，凶暴更甚，无故请成，包藏祸心。今以老弱示我，盖诱我耳。若追之，必堕其计。”随侯卜之，不吉，遂不追楚师。

熊通闻季梁谏止追兵，复召斗伯比问计。伯比献策曰：“请合诸侯于沈鹿。若随人来会，服从必矣，如其不至，则以叛盟伐之。”熊通遂遣使遍告汉东诸国，以孟夏之朔，于沈鹿取齐。至期，巴、庸、濮、邓、鄆、绞、罗、郢、贰、轸、申、江诸国毕集，惟黄、随二国不至。楚子使薳章责黄，黄子遣使告罪。又使屈瑕责随，随侯不服。熊通乃率师伐随，军于汉、淮二水之间。随侯集群臣问拒楚之策。季梁进曰：“楚初合诸侯，以兵临我，其锋方锐，未可轻敌，不如卑辞以请成。楚苟听我，复修旧好足矣。其或不听，曲在于楚。楚欺我之辞卑，士有怠心，我见楚之拒请，士有怒气，我怒彼怠，庶可一战，以图侥幸乎。”少师从旁攘臂言曰：“尔何怯之甚也！楚人远来，乃自送死耳。若不速战，恐楚人复如前番遁逃，岂不可惜。”随侯惑其言，乃以少师为戎右，以季梁为御，亲自出师御楚，布阵于青林山之下。季梁升车以望楚师，谓随侯曰：“楚兵分左右二军。楚俗以左为上，其君必在左，君之所在，精兵聚焉。请专攻其右军，若右败，则左亦丧气矣。”少师曰：“避楚君而不攻，宁不貽笑于楚人乎？”随侯从其言，先攻楚左军，楚开阵以纳随师。随侯杀入阵中，楚四面伏兵皆起，人人勇猛，个个精强。少师与楚将斗丹交锋，不十合，被斗丹斩于车下，季梁保著随侯死战，楚兵不退。随侯弃了戎车，微服混于小军之中，季梁杀条血路，方脱重围，点视军卒，十分不存三四。

随侯谓季梁曰：“孤不听汝言，以至于此！”问：“少师何在？”有军人见其被杀，奏知随侯，随侯叹息不已。季梁曰：“此误国之人，君何惜焉？为今之计，作速请成为上。”随侯曰：“孤今以国听子。”季梁乃入楚军求成。熊通大怒曰：“汝主叛盟拒会，以兵相抗。今兵败求成，非诚心也。”季梁面不改色，从容进曰：“昔者奸臣少师，恃宠贪功，强寡君于行阵，实非出寡君之意。今少师已死，寡君自知其罪，遣下臣稽首于麾下。君若赦宥，当倡率汉东君长，朝夕在庭，永为南服，惟君裁之！”斗伯比曰：“天意不欲亡随，故去其谗佞，随未可灭也。不若许成，使倡率汉东君长，颂楚功绩于周，因假位号，以镇服蛮夷，于楚无不利焉。”熊通曰：“善。”乃使薳章私谓季梁曰：“寡君奄有江汉，欲假位号以镇服蛮夷。若徼患上国，率群蛮以请于周室，幸而得请，寡君之荣，实惟上国之赐。寡君戢兵以待命。”

季梁归，言于随侯，随侯不敢不从。乃自以汉东诸侯之意，颂楚功绩，请

王室以王号假楚，弹压蛮夷，桓王不许。熊通闻之，怒曰：“吾先人熊鬻，有辅导二王之劳，仅封微国，远在荆山。今地辟民众，蛮夷莫不臣服，而王不加位，是无赏也。郑人射王肩，而王不能讨，是无罚也。无赏无罚，何以为王！且王号，我先君熊渠之所自称也。孤亦光复旧号，安用周为？”遂即中军自立为楚武王，与随人结盟而去。汉东诸国，各遣使称贺。桓王虽怒楚，无如之何。自此周室愈弱，而楚益无厌。熊通卒，传子熊赧，迁都于郢。役属群蛮，骎骎乎有侵犯中国之势。后来若非召陵之师，城濮之战，则其势不可遏矣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郑庄公自胜王师，深嘉公子元之功，大城栎邑，使之居守，比于附庸。诸大夫各有封赏，惟祝聃之功不录，祝聃自言于庄公。公曰：“射王而录其功，人将议我。”祝聃忿恨，疽发于背而死，庄公私给其家，命厚葬之。

周桓王十九年夏，庄公有疾，召祭足至床头，谓曰：“寡人有子十一人，自世子忽之外，子突、子亹、子仪，皆有贵征。子突才智福祿，似又出三子之上，三子皆非令终之相也。寡人意欲传位于突，何如？”祭足曰：“邓曼，元妃也。子忽嫡长，久居储位，且屡建大功，国人信从。废嫡立庶，臣不敢奉命！”庄公曰：“突志非安于下位者，若立忽，惟有出突于外家耳。”祭足曰：“知子莫如父，惟君命之。”庄公叹曰：“郑国自此多事矣！”乃使公子突出居于宋。五月，庄公薨。世子忽即位，是为昭公，使诸大夫分聘各国。祭足聘宋，因便察子突之变。

却说公子突之母，乃宋雍氏之女，名曰雍姑。雍氏宗族，多仕于宋，宋庄公甚宠任之。公子突被出在宋，思念其母雍姑，与雍氏商议归郑之策。雍氏告于宋公，宋公许为之计。适祭足行聘至宋，宋公喜曰：“子突之归，只在祭仲身上也。”乃使南宫长万伏甲士于朝，以待祭足入朝。致聘行礼毕，甲士趋出，将祭足拘执。祭足大呼：“外臣何罪？”宋公曰：“姑至军府言之。”

是日，祭足被囚于军府，甲士周围把守，水泄不通，祭足疑惧，坐不安席。至晚，太宰华督携酒亲至军府，与祭足压惊。祭足曰：“寡君使足修好上国，未有开罪，不知何以触怒？将寡君之礼，或有所缺，抑使臣之不职乎？”华督曰：“皆非也。公子突之出于雍，谁不知之。今子突窜伏在宋，寡君悯焉！且子忽柔懦，不堪为君。吾子若能行废立之事，寡君愿与吾子世修姻好。惟吾子图之！”祭足曰：“寡君之立，先君所命也。以臣废君，诸侯将讨吾罪矣。”华督曰：“雍姑有宠于郑先君，母宠子贵，不亦可乎？且弑逆之事，何国蔑有？”

惟力是视，谁加罪焉！”因附祭足之耳曰：“吾寡君之立，亦有废而后兴。子必行之，寡君当任其无咎。”祭足皱眉不答。华督又曰：“子必不从，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，发车六百乘，纳公子突于郑。出军之日，斩吾子以殉于军，吾见子止于今日矣。”祭足大惧，只得应诺，华督复要之立誓。祭足曰：“所不立公子突者，神明殛之！”史官有诗讥祭足云：

丈夫宠辱不能惊，国相如何受胁陵！

若是忠臣拚一死，宋人未必敢相轻。

华督连夜还报宋公，说：“祭足已听命了。”

次日，宋公使人召公子突至于密室，谓曰：“寡人与雍氏有言，许归吾子。今郑国告立新君，有密书及寡人曰：‘必杀之，愿割三城为谢。’寡人不忍，故私告子。”公子突拜曰：“突不幸，越在上国。突之死生，已属于君。若以君之灵，使得重见先人之宗庙，惟君所命，岂惟三城！”宋公曰：“寡人囚祭仲于军府，正惟公子之故。此大事非仲不成，寡人将盟之。”乃并召祭足使与子突相见，亦召雍氏，将废忽立突之事说明。三人歃血定盟，宋公自为司盟，太宰华督莅事。宋公使子突立下誓约，三城之外，定要白璧百双，黄金万镒，每岁输谷三万钟，以为酬谢之礼。祭足书名为证。公子突急于得国，无不应承。宋公又要公子突将国政尽委祭足，突亦允之。又闻祭足有女，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，就教带雍纠归国成亲，仕以大夫之职。祭足亦不敢不从。

公子突与雍纠皆微服，诈为商贾，驾车跟随祭足，以九月朔日至郑，藏于祭足之家。祭足伪称有疾，不能趋朝，诸大夫俱至祭府问安。祭足伏死士百人于壁衣之中，请诸大夫至内室相见。诸大夫见祭足面色充盈，衣冠齐整，大惊曰：“相君无恙，何不入朝？”祭足曰：“足非身病，乃国病也。先君宠爱子突，嘱诸宋公，今宋将遣南宫长万为将，率车六百乘，辅突伐郑。郑国未宁，何以当之？”诸大夫面面相觑，不敢置对。祭足曰：“今日欲解宋兵，惟有废立可免耳。公子突见在，诸君从否，愿一言而决！”高渠弥因世子忽谏止上卿之位，素与子忽有隙，挺身抚剑而言曰：“相君此言，社稷之福，吾等愿见新君！”众人闻高渠弥之言，疑与祭足有约，又窥见壁衣有人，各怀悚惧，齐声唯唯，祭足乃呼公子突至，纳之上坐，祭足与高渠弥先下拜。诸大夫没奈何，只得同拜伏于地。祭足预先写就连名表章，使人上之，言：“宋人以重兵纳突，臣等不能事君矣。”又自作密启，启中言：“主君之立，实非先君之意，乃臣足主之。今宋囚臣而纳突，要臣以盟，臣恐身死无益于君，已口许之。今兵将及郊，群臣畏宋之强，协谋往迎。主公不若从权，暂时避位，容

臣乘间再图迎复。”末写一誓云：“违此言者，有如日！”郑昭公接了表文及密启，自知孤立无助，与嬖妃泣别，出奔卫国去了。

九月己亥日，祭足奉公子突即位，是为厉公。大小政事，皆决于祭足。以女妻雍纠，谓之雍姬。言于厉公，官雍纠以大夫之职。雍氏原是厉公外家，厉公在宋时，与雍氏亲密往来，所以厉公宠信雍纠，亚于祭足。自厉公即位，国人俱已安服，惟公子亹、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。又恐厉公加害，是月公子亹奔蔡，公子仪奔陈。宋公闻子突定位，遣人致书来贺，因此一番使命，挑起两国干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